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

熊 敏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熊 敏(1973-),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不仅从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禁锢中打开了马克思主义, 并且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它, 而这首先得益于她所使用的方法, 即牢牢把握住历史与社会的整体, 现象与本质的整体,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也因此具有了一种总体的理论视野: 反思历史, 批判现实, 瞻望未来。这种总体的理论视野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个日益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时代尤其显得重大和不可缺失。

[关键词] 政治哲学; 理论视野; 总体性

[中图分类号] D51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1-0010-06

从一般的定义来看, 政治哲学主要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质, 或者说它是关于根本性政治问题的理论, 关涉的是政治层面的根本问题^①。而更广义地说, 它就是对社会基本发展模式的探讨。政治生活, 作为人类基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经济的附属,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时代, 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向政治哲学发出了大声的呼唤。正因如此, 在近来的西方哲学界, 政治哲学傲居显学之列, 抽象的理论哲学研究日益转向面对人们现实生活和探讨社会根本发展模式的政治哲学研究。而对处于全球化时代和处于具体历史发展中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来说, 新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同样层出不穷, 如果不对它们的本质和根源进行研究, 如果不深入到政治哲学研究的层面, 就无法对种种新事物作出应答, 无法提出新的问题, 也就不能真正发展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 只有强调政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才能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人文传统的独特内涵, 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以上意义说, 我们有必要展开对政治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而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作为其中一个独特的节点, 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一、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

在很多人眼里, 罗莎·卢森堡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 她的思想也主要是政治思想, 因为“从第二国际出来的人普遍不重视哲学, 也没有相应的哲学素养”^[1](第 119 页)。而正由于他们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哲学问题, 因此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 因为没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就没有宽广的理论视野。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即哲学是什么? 什么样的思想才是哲学? 或者再进一步问, 马克思的思想是哲学吗? 如果是, 它又是怎样一种哲学呢? 按照传统的定义, 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 那么, 不仅卢森堡没有哲学, 甚至马克思也没有哲学; “但人并不是抽

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2](第452页)因此,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开始,实现了传统哲学的变革,使形而上的思想自身找到了它的现实物质根基,使人本身和人的实践活动进入思想和理论的范围,并着力使思想趋向现实和实践。这一哲学变革最初和最直接的表现形态就体现为一种广义的“政治哲学”,或者按葛兰西的说法,是一种“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思想世俗化和尘世化,一种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3](第538页)。一方面,它强调政治的地位,强调超越纯粹的学术讨论层面,从而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人文传统的独特内涵,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有实践力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不仅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更重要的是实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哲学又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层面,进入到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政治本身才具有了它的意义。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不曾这样彻底地直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体,也不曾主动地承担这一似乎僭越常规、离经叛道的行动重任。然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是其中之一成为20世纪伟大学说之一的缘故。

同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关于废除哲学的说法解释为用抽象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相比,卢森堡则由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取向和“总体”思想,真正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政治哲学,从而成就了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她很清楚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变革,“这里在争论问题时的语言已经摆脱了黑格尔派的风格,这里论述的不再是‘精神和群众’、‘绝对的批判和自我意识’,而是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社会改良和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凡俗问题,黑格尔已经重新用脚站立了”^[4](第401页)。同时,她不仅从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禁锢中打开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它。首先,她真正理解并一以贯之地运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整体的研究方法,在她眼里,从来没有所谓的单纯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任何一种看似纯粹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由于她将政治作为与经济、文化、意识联为一体的整体来研究,因而始终头脑清醒,目光敏锐,使政治既有深厚的经济根基,又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蒙蔽和利用。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她接过了一把开启孤立因而神秘的社会现象的钥匙,从而能够洞察和预见她那个时代所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这种能力所带来的效果甚至使许多研究者将她奉为社会主义的“先知”。卢森堡同样出色地发扬了马克思式的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基本上是通过论战形式表达出来的,更表现在她骨子里所具有的不惧权威,不畏人言、渴求真知的精神。因此,她能够质疑《资本论》,提出自己独有的资本积累理论;她敢于批评德国党走上改良主义的歧途,提出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她能与列宁展开数十年的论战,质疑苏俄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价值。最后,她的政治哲学是如此强调行动的必要,并将行动的主体赋予作为大多数的群众,而不是个别领袖或少数人的精英集团。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只有卢森堡继承了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囿成见,立足整体,放眼历史,付诸行动;它广泛地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既与具体的现实情境紧密相连,又力图超越时代的局限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主要是作一种方法论上的理解。她认为,“在马克思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一种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比一个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具有更多的启发作用,后者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思想活跃的人已不可能在这一方面独立地有所作为了。”^[4](第471页)卢森堡关于“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的提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她是为了反对当时第二国际中盛行的经济决定论及僵化教条的组织思想而提出的,她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能现成应用于一切场合的公式,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不能根据一种陈规旧套的理论来预见。她的这一思想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自己学说的一贯看法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卢森堡的这一观点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卢卡奇那里也得到了明

确的回应。他在其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持有这样一种见解,“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5](第47页)可以说,卢森堡与卢卡奇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渊源在这里已初现端倪。

二、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总体性方法

相对于第二国际的多数“理论家”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一系列消极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主义范畴和规律,排除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实践特色,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中孤立地抽出某些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卢森堡能始终挺直着她的理论脊梁,这首先得益于她对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永远从总体的、全面的、深层的、内在的观点去看待一切问题。而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借助它才能把握历史,才能认清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住每一个瞬间的全部影响和全部后果,然后将此一瞬间纳入整体范围之内,而只有在整体范围之内,每一个瞬间才能被真正理解——这就是她的历史进程观的目的。”^[6](第145页)从这种总体性观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指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完全或主要地受经济动机的驱使。相反,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社会现实如何反映在个人精神上的分析是这个理论的重要成份,也是它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它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决断无关紧要,可以简化为经济动机,它只是试图揭示造成它们、并成为它们兴衰原因的经济条件;一方面,它使那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本身服从于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另一方面,它不是把它们当做数据资料,而是当做变数。从这种总体性观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所考察的对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即以整个宏观历史为对象;从这种总体性观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7](第38页)。最后,总体性观点不是将总体视为全部事实的总和,而是将现实作为具体事物,作为处于演变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总体本身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生成的。

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直接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最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观。他认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2](第463页)。在这里,马克思是把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把握和实践的,因此在他那里,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构成了“革命的实践”的活的统一体。马克思在他随后对市民社会的基础,即经济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对这种总体性的根源和结构作出了分析。从根源来看,这种总体性是人们的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它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的物质活动一方面要求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整体联系,一方面它又不断创造出条件,扩大人们的视界,从而使人们自觉地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结构来看,这种总体性的出发点仍然是,人们必须从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从物质生活的各种矛盾,归根到底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有矛盾去解释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内在的分裂状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已为一种科学的总体观奠定了它的物质基础和一些基本原则。

卢森堡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应用和发挥。她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认为一个人若是想使自己不迷失主要方向,就必须尊重历史。她指出,使马克思能借以揭开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的那把有魔力的钥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

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4](第117页)她强调社会的总体性,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其实质就在于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整体发展的科学。因此,必须“从人的环境来说明人,从历史来说明环境,从经济史来说明政治史”^[4](第369页)。她强调现象与本质的总体性,指出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他们所作的研究就象鸵鸟把头埋在沙里一样陷在琐碎零散的现象之中,这样就无需去观察事物间任何重大的相互关系”^[4](第485页)。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揭露这些现象的更为深刻的根源和从整个范围和全部历史意义上去宣传阶级斗争”^[7](第207页)。卢森堡总是能够同时使用巨大的历史图景和种种历史细节去说明她的社会见解,并穿透不规则的表层而深入到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从而真实地抓住这些事实。她有一次曾具体说到这种总体方法的运用原则:“评论要从社会实际关系的观点出发,从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出发,以及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这是唯一能显示出不管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党具有统一的和一贯的立场。”^[7](第195页)最后,卢森堡还强调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总体性。从哲学上看,必须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而“如果我们把存在和思维这两个概念从抽象的自然界和职业哲学家执拗地在其中绕圈子的个人思辨的领域转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它始终是在探索和寻求使存在同思维,也就是使历史的存在形式同社会意识相一致的方法和途径”^[4](第479页)。

当然,方法上的承继关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卢森堡两人在理论视野上的完全一致。卢森堡恢复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但在运用总体性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两人又各有侧重和不同。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结构危机的理解。从共同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将资本主义置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理解,将资本主义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的整个母体来理解,从而破除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主义永存性的幻象,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过渡性。但在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主要是考察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从纵向整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则主要从考察资本主义的外部矛盾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从横向整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她看来,一个封闭的、独立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必须以不断地侵占和消灭非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因此,只有当世界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共存的整体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而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牺牲总体性为代价,它也就显露出它的封闭、独立的倾向,从而宣告了它的覆灭结局。这里实际上还隐含着卢森堡对一种不正确的整体观的批评,即仅将事物看做是封闭的、自足的而非开放的整体,因而它只是一种没有创造力、提不出新问题从而不能获得发展的“伪”整体。另外,从马克思所提出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卢森堡的总体方法不仅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成世界历史这一原有思想,而且强调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是以世界历史的存在为前提和活动舞台的。因此可以说,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横向整体考察,一方面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补充和发挥。此外,马克思与卢森堡总体性方法的差别还在于,他们在坚持社会总体性的共同前提下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强调不相同。他们看到了从最厚实的物质关系到最微妙的道德关系,在各个社会领域内存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都强调一种总体革命。但由于所处情境不同,马克思强调总体革命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政治的世俗基础即经济变革的注视,卢森堡则要将人们从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的目光从纯经济的必然性上升到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行动。恩格斯在晚期书信中承认,青年们所以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和他应当负责的,因为他们在反驳论敌时,有时不得不强调被论敌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罗莎·卢森堡则正好从上层建筑方面对这种总体性作了重要补充。她将历史的宏伟叙事与人们的微观生活结合起来,强调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对事件发展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辩证关系和总体关系。在一

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付诸文字、写于字里行间的“显性理论”,另一种是未写出的、体现在字里行间的“隐性理论”。前者是针对所处时代及生活实践所发表的具体看法,后者则是构成其深层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与卢森堡两人的“隐性理论”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显性理论”。

三、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独特地位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国际上“重新发现”卢森堡的时期,并形成一股广泛的,令人瞩目的“卢森堡热”,至今不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然而,“卢森堡热”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卢森堡本人思想所固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它既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存在着有机关连。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说过一段寓意深远的话:“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的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8](第586页)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9](第69页)伟大的时代是出现新问题,新现象的时代,也是需要解答的时代,而人们正可以从卢森堡的思想中找到解答新问题所必需的方法和哲学。严格而论,卢森堡的论著不是从事一般的哲学或理论的总体研究,而是研究她生活的时代的历史发展事态的。除了《资本积累论》及其续篇《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算得上理论论著以外,她并没有撰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一般说来,这类论战性的论文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会因事过境迁而黯然失色。但是,卢森堡的某些思想在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这就在于她从未从静态的角度、抽象的图式或现成的结论去看待历史的发展,而是从动态的角度,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前进中的新现象,去研究历史运动中的新问题,科学解释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卢森堡的许多思想之所以能在当代仍有巨大影响力和现实生命力,其谜底在于,这些思想具有着一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事实上,卢森堡并不认为她对各个具体论题的回答是绝对正确和惟一的,她只是力图抹去蒙在它们周遭的种种错误和尘埃,使问题本身显露出来。正因如此,这些论题的意义才不会因其所论及的历史、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

例如,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可能带来巨大灾难的直觉,长期以来为那些陷于线性进步观和生产力论的人们所忽视,但在多年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却意外地与她的思想不谋而合。一定意义上,她是自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对全球资本主义无限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作出明确回应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与今天全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生态语境中被重新解读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除了卢森堡之外,“马克思以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没有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至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空白’”^[10](第222页)。而且,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破坏性的思想,也得到其他非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认同。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火山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奥斯卡·拉封丹也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照旧发展下去,那么最终“没有一个国家能赢,最终大家都要输掉”^[9](第74-75页)。世界体系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则更明确地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未来25-50年内将不得不解体。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有等级的,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从外围流向中心。但是,随着外围国家资源的耗竭,全球环境的恶化,这个体系不能维持下去。因此,无论如何,未来25-50年内将有一场严峻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显而易见,沃勒斯坦与卢森堡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上也是基本一致的。

当然,卢森堡的思想同样具有它的时间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标志,而不能包含整个马克思主义。因此,总的说来,卢森堡的观点并非永远恰当的,她与当代的关联性也始终是有限的,她的

所想所做所写仍然是属于历史的。然而,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在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堡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声音又是值得我们聆听的。而且,卢森堡从未企图建构一个贯穿其全部思想的体系(但方法可以贯通)。她的思想观点几乎全是在论战和批评中表达出来的。这种否定性的纠正既给我们留下余地,同时也需要我们去建构出她所设想的积极内容。这正是卢森堡留给时代的任务。最后,正如我们在最初论及的,在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中始终体现出一种总体的理论视野: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瞻望未来。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特征的整体和深刻的历史感,经由卢森堡的传承,对我们今天从总体上正确认识这个日益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时代显得越来越重大和不可缺少。这正是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

注 释:

- ① 有关论述可参看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参 考 文 献]

- [1] [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意]安·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 [波]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匈]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四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波]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0]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严真)

The Theoretical Horizons of Rosa Luxemburg's Political Philosophy

XIONG Mi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ONG Min (1973-),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Rosa Luxemburg's political philosophy not only makes Marxism free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s dogmatism, but also succeeds and develops it. Her method benefits her a lot by grasping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the totality of society, the totality of appearances and essence, the total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er political philosophy hence gets a theoretical vision of totality, which is able to reconsider the history, criticize the reality and view the perspective future. This vision appears especiall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more and more colorful and complex society today.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etical horizons; totality